

犀牛

◎璜·何西·阿雷歐拉
◎張淑英／譯

我和一頭犀牛持續奮戰了十年，我是麥克布萊德法官的前妻。

十年來，何索·麥克布萊德自私自利地佔有我。我深諳他各種情緒的起伏變化：憤怒的牛脾氣一發不可收拾，短暫的溫柔時而有之，而每晚夜深人靜時，則是無節制的貪婪縱慾和全套調情愛撫步驟等前戲的執拗。

在摸清楚他這副德行前，我

便毅然決然放棄這段愛情，因為麥克布萊德老是用他職業法官的口吻辯稱說，愛情只不過是用來消遣女傭的把戲罷了。不過他倒也會以紳士的態度對待我。依他的說法，被一個紳士般的男人呵護是一個女人最大的雄心。

不過這回他可是作了錯誤的抉擇。另尋新歡，結果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。帕美拉浪漫又溫柔，她知道制伏犀牛的秘訣。麥克布萊德從前面搞她，卻沒有辦法迅速調整姿勢。當她快速地跨上他的背部騎他時，他搞得馬仰人翻才有辦法再弄她。帕美拉抓著他的尾巴不放，任意搖擺折騰他。如此頭尾反覆翻騰不止，麥克布萊德不勝負荷，疲憊倦容盡現，變得軟弱無能，終得投降放棄了。他一貫粗暴瘋狂的舉動已變得溫和多了；向來大發雷霆的激烈言詞也喪失分貝，彷彿一個滿臉錯愕，不知所措的演員支吾的言詞。臉上也不再顯現怒氣沖沖的神情。此等模樣儼然像一座地下火山，上頭則是坐著

笑容可掬的帕美拉。和麥克布萊德在一起，我好比是海上難的船隻，而帕美拉，卻像是臉盆中飄盪的小紙船。帕美拉的父親是個行事嚴謹且吃素的牧人，他面授機宜，教女兒練就一套讓老虎學習節制和吃素的方法。

不久前我在教堂遇到麥克布萊德，瞧他一副虔誠的態度望周日彌撒。略顯瘦削乾癟的體形，看來帕美拉用她那雙纖弱的小手已成功地降低他的噸位，也讓他變成卑躬屈膝的人了。那張吃素的蒼白面孔看來有點像厭厭病人的模樣。

聽麥克布萊德的朋友談起他的家居生活，真讓人不敢置信。午餐晚餐沒有牛肉，一副狼吞虎嚥，猛啃沙拉的可憐相。

這樣的飲食自然無法提供足夠的熱量讓他重振往日雄風。不同的廚師輪番更替，嚴格限制他嗜食的菜餚。廚房裡，高熱量的奶油酪酪味不再瀰漫，燻黑的樑柱也嗅不到油煙囤積的惡臭，取而代之的是無味清淡的乳製品。麥克布萊德像一個被懲罰的小孩，安靜乖巧地吃著這些食物，而帕美拉總是和言悅色面帶微笑，屢屢將香蕉折半，定量分配蛋茄、控制威士忌的分量。

這是打從別人那兒聽來的情況。他們兩人，坐在那張狹長的餐桌旁，在幽暗清冷的燭光下吃晚飯，帕美拉嚴密地監控，麥克布萊德這個老饕餮憤慨地吃著清淡的餐點，想到這一幕，不免令人發笑。然而更讓我

興奮快樂的是，想像這隻犀牛拖著拖鞋，單袍下抖大變形的身軀，夜深人靜時，在深鎖的門前窺視持續地叫門。

璜·何西·阿雷歐拉 (Juan Jose Arreola, 1918~)，墨西哥小說家。阿雷歐拉作品不多，但國內國際均給予極高評價。創作以短篇、極短篇小說為主，語帶諷喻，喜琢磨文字遊戲，藉荒誕虛幻筆觸刻畫女人、孤寂、良知意識等題材。作品有短篇小說集《寓言全集》(1941—1961) (Confabulario Total, 1962)，短文集《文字遊戲》(Palindroma, 1971)，指順讀逆讀發音皆同之詞句)，小說《市集》(La feria, 1963)。